

堯
峰
文
鈔

四



堯峯文鈔卷九

門人侯官林偕編

問七首

復讐或問并序

人有其父以威逼故死而其子不復讐者汪子痛焉作或問

或問據律殺人者死而顧許人子之復讐何也荅曰諸凡國法所不及加與有司所不得而執者不許其復讐則無以禁亂除暴也然則為人子而不復讐其亦有臯與曰此則惡逆之甚者也律文雖無義例然吾於經見之矣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君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君父之讐一也不討弑君之賊謂之弑不討殺父之賊獨不得謂之弑乎問者曰律之論殺人也为誤殺或為謀故殺或為威逼殺其法輕重不倫安得一概復之與荅曰律文有四殺者聖人原情定臯以示不忍用刑之意所謂寧失不經是也若人子則何暇論此儻以為謀故則當復威逼誤殺不當復此

豈律文所有乎聖人之制律也仁之至義之盡者也然不為人分別是條者恐傷孝子之心而導人為不善故也今世俗於律文所得行者舉皆弃而不肯行而吾子又從律例之外曲為之說以寬其惡逆不幾大悖聖人之教乎哉且彼之不肯復讐者非盡忘其讐也內顧其身外牽於妻子不得已而靦顏隱忍以至此也嗟乎身與父孰重妻子與父孰親情有不能兩遂勢有不能兩全雖忘其身舍其妻子可也今夫禽獸猶有愛其父者行路之人聞人無故受禍猶有咨嗟太息憤懣而不平者若身親其子而漠然不顧又因之以為利是殆禽獸之不如而以行路視其父也吾故曰惡逆之甚者也然則孤寡羸弱有必不能復父讐者柰何曰此固宗族昆弟之所得助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居從父母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正與律文相合律文所謂臯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

是也然而宗族昆弟皆聽命於主人者也主人欲復讐則皆得起而助之如無其心雖有勇敢好義者亦止於拊膺搥擊而無如之何也問者又曰古人分仕諸侯之國故有朋友及從父兄弟之讐在齊則去而之魯在齊魯則去而之秦之楚之晉之衛後世立一朝事一君將安所去諸荅曰有不幸而直此者出則不與同官處則不與同州里終身不相見可也此亦經之遺意也

師道或問并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吳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道不必其盡修得非邪說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便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章句訓故亦學官授之與曰然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官之職與古之爲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習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也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曰記有之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以間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說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說者謂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或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其難與子應之曰君子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夫博聞強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也不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而况經之不明行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之師非吾所謂師也昔韓氏師說蓋亦嘗云爾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爲其然也先王之世以少事長以卑事尊

未有不隔坐隨行者也故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
事之彼既我童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
循然坐必隔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奚其師師之為
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已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
所可觀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
如者是荀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為後或問

或問吾子之立子筠後也必俟蘭詒有子果從禮乎抑從律乎曰
於禮當從祖祔食不當置後某蓋從律者也律文有之凡無子者
許以次第承繼先儘同父周親蘭詒非筠之同父與何以豫知蘭
詒之必無子而某之必無孫也或問蘭詒尚幼俟其有子得毋少
遲矣乎曰律有許立之例無不許遲立與不立之例也今吾先祖
考之祭祀與子筠之喪葬不廢而又無辜於律是雖遲之以至蘭

詔之有子非過也其何不可之有或問立愛立賢世俗蓋嘗云爾夫亦可以訓乎曰此律文也非世俗之臆說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商之子恒為工商使後士大夫而得蠢愚不肖及農工異業之子則與化為阜隸者不殊也故律文寬之曰凡擇立賢能與所親愛者不許宗族以次第告爭是也然則獨子不為人後果亦合於律乎曰律文雖無明例請得以禮斷之禮適子不得後大宗先儒謂此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夫自絕其後以後他人傷化敗教莫甚於此此聖人之所禁而又何惑焉至於子筠則非宗子比也揆之於禮審之於律是雖不為之置後疑若無辜者然其何不可遲之有或問自子之先君以至子筠三世皆適長也何以不為小宗曰某在也某在而使筠得稱宗子則是蔑其生父也是故於禮為適為長不為宗

代武場策問四道

問兵之勝敗存乎將之智愚勇怯而不在士卒之衆寡昔漢世祖
昆陽之戰謝名御淮淝之戰宇文泰沙苑之戰類皆用寡以勝者也
而王翦伐楚又謂非六十萬衆不可其故何與今天下大定然歲
糜戶部之餉者猶至不貲則兵力不可謂不厚矣 國家方鯁鯁
然謀所以裁汰之術而中朝士大夫或間有異議豈兵遂不可減
與抑今之將帥其智勇俱不古若與抑用寡之說可行於古而不
可行於今與夫以奇制正以寡制衆是必有道焉爾諸子盍試籌
之

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今之為將者固非獨 天子御之也外則
制之以督府矣內則制之以兵部堂司矣擊其肘而責其必勝之
道得毋稍與古戾與古者大將之在軍中也盡軍市之租以饗士
卒以燕賓客軍吏而人主不之問也今歲饗俱有成額甚則月建
之大小兵馬之逃竄死亡戶部皆從而綜核之安得有餘財以佐

軍用與如欲寬其文法則固時執之所不能欲厚其賜予則又財力之所不逮也將如之何而後可

問昔蘇氏之論將也有賢將有才將而經則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也洵如經言此非至人不能果可得諸賢若才者與且嚴則必殺殺則疑於不仁知則必誦誦則疑於不信此五者其可得兼與爾諸子盍抒所學以對

問尉繚子之言曰兵以武為植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斯二者其可偏廢與今 國家右武特 命巡撫提督以下不相統攝其於駕馭之道則善矣然考之於古如諸葛武侯之禦魏羊叔子杜元凱之拒吳王景畧之破燕裴晉國之平蔡即降而至於前明如威寧伯之治邊新建伯之下南昌類非武臣所及而古名將之中顧又有雅歌投壺者讀書通大義者能好春秋左氏傳者則亦未嘗不以文重也然則文武其遂區為兩途與爾諸子效法古人非區

區以膂力自命者願聞所以種植表裏之說

辨二首

吳越無伯辨

五伯之稱始見於左氏傳絕無名號可考荀卿子乃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後之學者或黜吳越易以秦穆宋襄其說謂吳越夸狄不當有伯然則秦為西戎楚為南荆亦夸狄也何以遂得與於齊晉之列乎荀卿子距孔子世未遠其說必有據依恐未可盡廢也予聞春秋之法諸侯入於夸狄則夸狄之如杞邾是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如吳越秦楚之類皆是也而顧獨黜吳越夫豈孔子意哉且吳越亦非純乎夸狄者也吳固泰伯之後於姬姓為長而越亦禹之苗裔也杞既微矣是當與陳若宋同備三恪於周者也不幸此二君者介在鼃鼃魚鼈鼉之鄉宜其自安乎僻陋而莫之能奮矣然猶內恃富强之資外託尊攘之說以爭

衡中國而自達於天子其得黜之以非伯乎故謂闔廬句踐不及
與於五伯之數則可謂不當為伯則不可晉自景公始通吳而悼
公尤汲汲於與吳為會欲借以撓楚劉文公合十有八國之師於
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入郢者闔廬也然則吳之有功諸夏不為
不多且久矣其國中之賢者如言偃既已登孔子之堂而延陵季
子又為孔子所重則吳且儼然衣冠禮樂之邦而可以夸狄黜之
邪晏子至吳吳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儼然者三曰臣受命將使
於吳不佞而迷入天子之朝敢問吳惡乎存於是夫差遂見以諸
侯之禮吳晉爭盟晉令董褐對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君若無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夫差許諾子然
後知吳之從善而好禮也故雖孔子亦嘗從而大之越為吳讐吳
人入越而不有其地使其後不誅子胥與公孫聖不受宰嚭之讒
則是舉也雖鄭莊之封許楚莊之封陳晉文之復曹衛何以加此

惟其不終而被夸於強敵故口實者至今不絕不亦過乎予不忍
吳之見誣故并論之

辨公孫龍子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繇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
奉公孫龍子數篇以紕曾子噫何其謬也殆王制所謂行偽而堅
言偽而辨者也雖其說誕妄或不足以惑衆然而吾不可不論按
史記仲尼弟子傳龍字子石家語以為衛人鄭名御又以為楚人已
莫知其真追論歲月決非趙之辨堅白同異者也龍少孔子五十
三歲年表孔子卒於魯哀公之十六年是歲周敬王十四年也龍
年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是歲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為平
原君距孔子卒時已一百七十九年矣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
歲得毋為人妖與平原君傳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
乃紕龍史明言龍辨害道而顧倡為孔子傳道之說何其謬也又

孔穿嘗辨龍所謂臧三耳者穿則孔子六世孫其世系明白可考而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邪其必不然也審矣且孔子之門畔孔子者衆矣諸弟子之後或流而為荀卿或流而為莊周禽滑釐紛紛籍籍皆異學也龍堅白之辨悖又甚焉使果嘗受業孔子果老壽二百年不死則孔子復作亦當不免於鳴鼓之誅况可推為傳道者哉莊周曰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然則龍特辨士當時不謂之知道龍亦未嘗以道自詡也故吾謂春秋六國間當有兩公孫龍決非一人其傳道云云此吳中無忌憚者之言絕無據依者也劉歆七畧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又莊周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或謂秉即龍也蓋其字子秉并附之以竝考

說
七首

文與也字說

同邑文子點以其字與也來請於子曰此先文肅公之所命字也點少而失學不能通知孔子與點之義願先生爲之言使得誦先生之訓以無忘文肅公之遺命則幸矣予告之曰吾聞古人之爲學非有他也曰性與命焉耳矣演達乎性命之本然而不汨於情欲嗜好之私故其所得於己者完以固既完且固則其所求於物者必輕推而極之則其視窮亨得喪死生榮辱也與夫草木之華落而魚鳥之翔泳也烟雲之卷舒而山巒川澤之流止也亦豈有異哉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仲尼之徒所以飯蔬飲水而怡然自適其適也傳曰樂天知命則不憂惟其知之夫而後樂之此堯舜孔曾之所同也然則沂水舞雩之意先儒謂之有堯舜氣象豈不誠然乎哉不則所學不至而情欲錮之於中事物構之於外日夕皇皇然馳騖於榮辱得失之途而不知止是雖驟與以萬鐘之富三公之尊猶懼其不能安而有之也况望其有所得於死生

患難也邪今吾子以世族大家之胤不幸而遭罹兵燹其瀕於患難者屢矣然卒能保有先人之廬墓布衣窮居逾二十年而怡然不以為悔苟非有得於己而能若是乎倘由是而更益之以學則於文肅公命字之指又何憾焉於是文子曰善點固有志焉而未之逮也願先生為之書使得從容覽觀以漸進乎此則尤點之厚幸也予不獲讓遂書以畀之

改過說并序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子故為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為剛為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為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為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為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即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畫之所為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為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復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姑竢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他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為則將汜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未潰之時而欲救之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為善改過者矣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蘇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為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為一則誠而已矣蓋古之聖賢微而歛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為尤浚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即一以貫之之說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即忠恕而已矣之說也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為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為食取絲而織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為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蓋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

治生之家未有急於治田畝者也勞勞然春而播之夏而耕之秋而穫之惟其家有積穀然後可以貿易百物於是金玉錦繡之貨飲食器用之需翦及於圖書彝鼎希有難得之翫皆可不勞而坐致之故擅富名於天下不幸而有不肖者出厭其耕穫之勤以費也遂盡斥其田畝以委之於人雖有所蓄已不足以給朝夕而謀衣食矣况望其致富哉為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家吾所資以為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慙精竭神以耕且穫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漸摩之益而無剽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尾舛互之病浩乎若禦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注其見於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彼不能力求乎古人而思欲苟營而捷得之於是取之者少則剽賊之疵見而養之者疏則舛互之病生以此夸耀於人與不肖子之弃田畝何以異哉使不遇旱澇兵燹之災則已設一旦有之幾何不立

見其窮也記曰無勸說無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今之學者可謂勸說矣雷同矣驟而告之以古昔先王不將駭然而疑譁然而笑羣以為愚且迂者乎嗟乎使吾之說而不愚不迂又何以自異於今之學者也故書此以自勉

交道說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夫子張之說與子夏相成者也非相倍者也子張之所謂賢者善者即子夏之所謂可也其所謂衆者不能者非子夏之所謂不可也何則衆可容也不肖可容乎不能可矜也不善者亦可矜乎夫君子小人之相左也殆不啻火之於水白之於黑也君子踈而小人密君子信而小人詐君子嚴氣正性有不可犯之色而小人每陽為柔和以陰行其險陂其勢不能合而其情不能通也果欲兼容併包調停乎其間則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君子必見

屏弃於門牆而小人必被親暱於戶闥之間矣自古論交之道未有襍出於君子小人而能相與無間者是故二子之說猶不如孔子之言之善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夫不如己者非其人盡不肖也殆亦衆與不能之流矣然且戒其為友又况便辟柔佞之小人顧可與之鼎酢往返使得參與君子之列乎然則大易之言包荒得尚於周行何也曰此聖人所以化小人者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苟未至於聖人而欲行之其不為小人所用而敗壞國家者幾希

名字二子說

予名諸子從竹草禾三者故長子曰筠次曰蘅又次曰穗蘅與穗既蕩予惟筠一子耳筠少而病咯血及年三十益甚予又未有孫方憂異時之忽焉不祀也日夜禱於家廟於是妾張氏司馬氏次第有娠其明年夏司馬妾生子先時有紫蘭一榦兩花榮於庭或

占為得男之祥至是果驗語云蘭以香自焚故名之曰徵蘭而蘭之小字曰延年蓋欲其深潛自好以無求於人世而養壽命也秋張氏妾亦生子予又謂先大夫好學力行不食其報其遺澤未可以斬而餘慶必鍾於後裔詩云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蓋嘗誦說之云爾故名之曰有穀而有穀之小字曰詒女所以勉之使念前人之澤也予老且病而二子尚幼當不復見其成立矣乃述所以名字之意為文而藏之使二子長而見之有所感而益知勸焉其亦可也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為周之民者其死也宜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顧猶有蜡氏掌除骹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

未有是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為是淡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既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踣屍柩於草露遺骸盡於鳶蝗小者為燐火者為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本朝仍前明之制尤加意於殯獨柩流有所義冢有地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地予蒞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為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即周禮置柩之義也會予奉巡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暴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華子鱣長華子遂偕其友何子蕤音查子王望傳子兩臣率金以助既訖事予思推而廣之蓋先王之政誠善矣墓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蜡氏族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翫置榻掩骼埋胔然予猶不能無疑也使置榻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既已為骼為翫矣而官始為之掩埋盍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翫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

葬也子其若之何嗟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餘者融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蜡氏之專職而乃惘惘焉務為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誚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為隱心動色者也願相與勉之而已

康熙辛未七月七日辰刻寫於靜寄軒

堯峯文鈔卷九終

堯峯文鈔卷十

門人候官林佶編

碑共八首

新修至德廟碑

閭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蓋吳越武肅王時始
度地創置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崇寧改元制書累進王
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
修葺者屢矣既入 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
時致祭特奉行 國家令甲餘悉不暇誰何也巡撫都御史湯公
甫涖政即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祠之淫者
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為之有不足則捐俸金若干兩佐之又不足
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干兩且遣縣丞塗某董其役凡三閱月
而訖事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闕修拱危
垣文陛丹堊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遂以六月之朔齋

祓率諸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衆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勾吳之為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我泰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為治而二十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効之尚氣鬪狼舞劍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帶文章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既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心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為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鄙耕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既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於是父子相譏婦姑相諍伯仲相閱及其甚也獄訟繇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與此我公下車以來所為日夜有

感於吳人者也公涖政未朞亦既鉏豪強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
矣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為吳
人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
然而悔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矣
琬願偕吾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子弟可也衆皆曰善既退公以書
抵堯峯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因并書前言以復公云
公諱某字某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某官擢今官章君諱
某字某順天宛平人由某官擢今官於例當附書

重建長洲縣尊美堂碑

縣治之有堂也教令於是乎出征徭獄訟於是乎綜故必為高明
闕大之居焉豈徒以崇飾觀美哉以為不如是則無以辨其等威
尊其瞻聽警士民之心思耳目而作之敬也長洲吾蘇首縣提封
數百里受廛數百萬家擬於古之大國其土俗侈靡其賦稅殷繇

素號難理署之廳事由宋雍熙中創立縣治以後屢葺屢壞沿及本朝傾圮遂盡魏基雕礎夸於瓦礫荆榛有日矣為令者率傳舍逆旅其官以速去為幸莫有能鼎而新之者前令祝侯始建室廬三楹間治事其中苟簡庠陋翦風上雨自几案之外隸卒簿書幾無所容等威之不辨瞻聽之不尊莫此為甚茲者某侯蒞政之初即以清心省事自矢於神甫期而政孚人洽麥禾有年疫癘不作士民爭相謂曰侯吾父母也吾儕小人其可使父母殆於露處乎盍急圖諸乃謀合一縣諸大家有力而好義者各出私錢以 assists 助是役謀定而後請於侯侯復以其言請於上官悉皆聽許乃諏日鳩匠作始於某年月日富者樂輸其財壯者樂獻其力巧者樂呈其伎不踰月而工竣役不告疲甞不告匱凡廣修若干尺崇淡又若干尺一如堂址之舊無增損焉加以甌甃峻整朽墁堅密髹彤績藻照耀四隅稱其為高明閣大邦君之居教授陸子子載與

侯友善每述士民之志乞書其始末於石侯亦繼以書至且曰石
具矣故予不得辭予惟周官以六計弊吏也必冠之曰廉蓋廉其
本也若善若能若敬若正若法若辨其事也苟其不廉則雖有善
能之屬猶不足以言循吏向者嘗聞吾侯之風矣自少博學繕行
既受簡治縣補衣素食畧如諸生筐篚不登於階苞苴不納於室
夫固有其本矣及其馭胥吏也嚴而不苛撫老穉也寬而不弛事
鄉大夫以訖往來諸賓客也恪恭退遜而不可干以私其有合於
先王六計之遺意者與此宜士民愛戴之不暇樂於拮据奔走以
共成斯堂也昔魯人有築臺新廡之役則春秋譏之譏其不當作
而作也至為閔宮則頌詩又從而美之美其當作而作也不當作
而不譏則無以示懲當作而不美則無以示勸然則斯堂之成誠
不可以不書書此所以美吾侯之賢也抑非獨美吾侯而已又將
以勸後之繼吾侯者予請告以來踰十有五年顧以老病惰廢未

嘗一入縣庭異日俟侯報最庶幾進謁斯堂俯仰其高明闕大而歎息賢侯政化之成雖甚老病猶能廢魯人之頌以授夫採詩者云堂之額曰尊美南宋知縣事石侯理所命名也詳在米友仁記中侯故仍之侯名某字某由其官至今官丞秦江塗崇焜主簿李正曉典史張珍并以例附書士民醵錢者竝列碑陰

陳文莊公祠堂碑

前明南京國子祭酒贈詹事陳文莊公之歿也是為崇禎七年閏十年其長君濟生獻公所著書於朝始予贈謚追錄其子一人又一年為弘光元年復許建專祠以祀於是偕其弟濟楨卜地建祠於府治卧龍街闢壯繆廟之右歲月且久有司時節往祀輒歎其密通市關湫隘不足以稱也乃謀遷於虎丘得民居若干楹間而更新之門廡壯麗堂寢崇閣其旁則餽食有所庖湑有廬又其旁則有廩有倉凡文莊公所置贍族義田若干頃及祭田若干畝其

所得歲租悉出納於此蓋其地山川之雄秀林陸之亢爽煙雲竹木之靚淡實稱神明所栖非故祠比工已告成次君濟楨復聚族謀曰維茲麗牲之碑闕焉無辭以刻非所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來謁某為文某自惟鄉曲晚進未及登公之堂而受其學顧少而嘗從兩公子游儻復挂名碑尾附公以不朽固素願也遂不敢禮辭謹按劉念臺黃石齋兩先生所誤文莊公家傳備言公之在熹宗末也以講官負重望會逆閹魏忠賢父子冒功求給鐵券公當草誥辭忠賢屢遣使趣公公奮曰首可斷誥不可草由是觸忠賢怒興妖人孫文多獄牽連及公竟削籍以歸數陽言欲殺公懂而得免嗟乎間觀史所載宦官之禍無世蔑有殆未有如漢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漢之亡也以十常侍唐之亡也以北司是直宦官與士大夫為難耳前明則不然君子小人襍然竝立於朝日夜用門戶相傾軋而小人遂借刃於宦官以戕君子此其過在士

大夫非專屬諸宦官也當是之時吾郡被禍最酷不幸而死則有周忠介忠毅兩公幸而生則有公與文文肅姚文毅三公夫兩周公之死非輕生也公與文姚之生非避死也皆天也天之死兩周公所以伸忠臣之節也其生公與文姚諸賢者所以養直臣之氣也假令諸賢悉畢命於銀鐺桁楊之下則國無人焉吾見夫靦顏蒙面絕無顧恤嘯九千歲之不已必至於九錫策九錫之不已必至於勸進亦何所畏忌而弗敢為耶此公與諸賢之幸存係於前明宗社非小也某故曰天也由今思之向之號為義子義孫者其威福勢燄非不盛且熾也曾幾何時而俱歸於澌盡泯滅雖下訖於婦人豎子亦徃徃戟手恣口指斥其姓氏以為詬厲而公與諸賢獨名在天壤能使言之者太息聞之者興起然則君子小人其獲報於天者又孰為愈哉今且距公之歿踰五十年矣四方士庶徃來虎丘者登其祠而拜瞻其柩主有不欬歔俛仰想見公之風

聲氣烈徘徊不去者乎吾知其必無是也祠成於康熙十九年又三年某始為之文至若公之述作已行於時其家世生卒之詳已見於劉黃兩先生所撰者槩不復詮次云公諱仁錫字明卿世居長洲天啓壬戌科進士第三人由編修歷官南祭酒別自號芝臺學者稱芝臺先生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康熙二十有二年吳中士民合辭言於長吳兩縣官曰故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某之治吳也以勤涖官以方廉倡察吏以嚴毅約束胥吏而以慈愛拊循閭閻諸士庶惠威竝著有年於此最後奉檄采木義興溪入山阻衝冒雪霜不幸蒙疾物故訖今殆六閱寒暑矣而民間猶謳吟尸祝如公之存實合古者死勤事有功德之義雖已祭於學宮未足為公報也請遂度地矧為專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世言者後先凡數十輩縣用其言上之於

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余公公慎重祀典再下所司核
故例既而訖如士民之請衆遂踊躍效命相率置地虎丘之麓工
不待鳩財不待募未數月而遽潰於成升主之日士民胥大和會
俎豆既設笙歌既登蹲蹲肅肅儼公在堂事竣而退各少休於庭
庶顧瞻麗牲之石慨其不當無文且曰如是則猶未足以報公也
復相率詣予乞其辭予不暇以為則公之子辰又繼以請蓋予嘗
誌公墓所述事行備矣大約謂吳民自入本朝以來旱潦蝥螟
盜賊疾疫之虞歲不絕告閭閻之間蕭然愁歎彼為大吏者曾不
知安養而噢咻之民是以益困惟公正身率物用能順民之欲偕
與休息故輿望悉歸於公考諸西漢循吏如文翁祀蜀召父祀南
陽由公絜之信無媿焉宜乎其血食茲土也乃作迎饗送神之歌
俾春秋祀時歌此以慰公於幽冥而醅士民謳思者之望云其辭
曰

丘有林兮森菲復有泉兮涵文漪神來兮何遲雲為輪兮颺駕
之林泉佳兮是栖是依擊鼓兮吹笙薦桂醴兮蕤之羹神恂悅兮
來下弭鸞節兮偃霓旌飲且食兮斯告馨颺舉兮雲翔曷不少留
兮茲堂神之去兮苟皇生撫我兮歿又降康惠士女兮時雨暘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前明福建參議范公既解雲南組綬退居里中惟用文章翰墨倡
率後進享有林泉之樂從容壽考殆三十有八年其平時尤工書
法遠近購其書者雖寸縑尺幅悉藏弄以為珍翫與華亭董文敏
公齊名蓋百餘年來吳士大夫以風流蘊藉稱者首推吳文定王
文恪兩公其後則文徵仲待詔繼之最後公又繼之逮公物故而
先哲之遺風餘韻盡矣琬不及從公游幸得偕公子簡討君同官
於朝君出其所撰事狀以公墓道之文來屬故敢叙琬嘗所誦
說者為書首按狀公諱允臨字長倩別自號長白宋參知政事文

正公十七世孫也以諱汝信者為曾大父贈太僕卿諱啓暉者為大父由進士歷官光祿少卿諱惟丕者則公之考也先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間太僕公徙家華亭及公貴而始復故公為吳人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郎中俱在南京出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遷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未至任而歸公自少才識通敏恥為章句之學盛年仕宦奮欲以功名自效其在雲南也值鳳克亂臨安諸州縣殘破以十數猝圍會城巡撫陳公獨器公任以城守事時將吏已列戍外地賊攻城急旌旗刀槩皆不及設守埤者居民耳公禦之百端凡閱數晝夜城卒得藉以完及賊遯走東川有以克首獻者公爭曰偽也衆不之信尋生獲克於安南界上獻俘京師其露布文則公作也先是教化三部人相讐殺廣南酋儂應祖者自稱智高後志不軌陰闖三部釁密趨召安南兵取其地自益安南酋武德成兵最彊

素雄視諸部遂擁兵象號十萬攻臨安教化八砦三長官司悉為蹂躪上官屢諭不聽會城大震在事文武集議公昌言交人入內地勢不得久宜會諸部併力急擊時武酋已僭號諸賊帥亦皆僞署王公矣氣汰甚度諸部未可猝定允豫且去我師乘之遂大敗俘斬僞王公以下以數百計武酋由是遂衰皆公之謀也幕府方上功次會陳公被逮代者忌公遂不復錄及遷福建忌公者猶不置且受中朝要人指竟中以考功法例當貶秩於是公歸而築室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觴咏討論泉石數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遨遊山水間稍閒則簾閣據几命筆揮灑以應遠近諸購者訖不復措意功名矣東方漸用兵有欲奏起公者公力謝不應也其後時論浸異國是益以敗壞中朝諸賢罹黨禍者相望公歎曰吾懂而得免所幸者知幾耳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壽八十有四配徐宜人太僕少卿諱泰時女也雅工於詩

偕公倡和甚夥前公二十四年卒繼仲恭人後十六年卒男子子一即簡討君也初名雲威易必英順治十四年舉人以召試授今官女子子二長瑩適編修沈某次瑤適國子生楊某孫男三孫女五先是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延至明之中世僅存三分之一顧又困於賦重歲所入不足以支幾盡廢矣公別捐膏腴十頃佐其入然後有羨粟以及族人其田卒得不廢既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命從孫能先主其喪簡討君既生復還能先而終身待之如子吳人咸以為難宜人與恭人後先持家俱嚴重有法其賢畧相當恭人嫠居教簡討君尤力故能延納良賓師以底於成康熙某年月日葬公清流山之祖塋遷宜人及恭人匱以祔公之卒也簡討君年甫十一故其襄事也晚嘗泣語琬曰過時而不葬春秋謂之慢葬孤非敢慢也承先恭人治命蓋有待也簡討君博雅善屬文所撰狀中叙公雲南事雄麗典

核淡得子長孟堅遺意琬無以加也於是悉仍其語稍詮次之而
系以銘曰

天平嵯峨森然萬石維范之先實託幽宅鍾靈我公高第纘家維
人之傑維邦之華滇南荒服往秉學政既以文育亦以武令厥功
煒矣顧遘厚誣公則遂矣如國是何公在天平於焉游樂筆墨所
濡潤及丘壑公在天平有書有詩詩書之澤後人之遺瞻彼清流
與天平邇後人思公公不復起桓桓豐碑樹於墓門徵是深刻如
公永存

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韓君誦先既歿之十有九年其子慕廬先生以會試第一人入對
殿廷復賜第一四方士大夫咸歎異以為盛事實吳中前此所
未有也於是君翫麟抑鬱之志詘於地上者始得以次信於地下
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蓋君自少為名諸生記問淹博行文未嘗屬

草默而好淡潛之思逮其下筆鉤幽剔微悉非他人所到吾黨同
硯席者徃徃傳寫諷誦媿其不及也每試輒冠儕偶而屢阨於省
闈最後從闈中出即病越明年春而沒瀕沒猶口占五言古詩一
章述已志以勗其子及慕廬先生既貴贈君翰林院修撰配周繼
顧皆贈安人然後君之志始少慰弟凡兩人而君庶且幼其生
母陳太夫人之卒也請於伯兄乞祔其棺父墓伯兄業許之矣既
引而復執不可遂弗克葬為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
楚病方革伯兄與訣曰吾知若志矣當葬若母如故約君不能興
猶流涕叩首枕上以謝然亦竟弗克葬也康熙十八年慕廬先生
請告南還始諷日穿穴告君於殯所而大葬陳太夫人遠近白衣
冠執紼者數千人父老觀者填塞衢巷俱嘖嘖稱羨然後君之志
始大慰予故曰詘於地上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誦先字
也諱舛別自號幼徽其先自鳳陽徙長洲有贈禮部左侍郎兼侍

讀學士諱宗道者君高祖也曾祖世賢太醫院醫士祖諱逢隆考諱治萬曆中舉人歷官雲和黃巖兩縣知縣以廉能稱君甫冠而黃巖公卒於任扶喪數千里沿路賻遺一無所受以毀瘠故遂患咯血終其身君為人沉靜有識其孝友敦厚蓋出於天性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者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己子先是周安人來歸資遣加盛歿而君籍奩具封鐫維謹外姑老而貧悉以還之曰此固姑家物也發封所值逾千金以上親故由是心服吳中故有大役曰首名受役者率至破家君田不及伯兄而兄卸其役於君君受不辭盡哀所有以聽伯兄之命後先費至不覺家遂大困所餘敝書數簾老屋數間而已君脫身攜慕廬先生讀書吳山中菜羹糲飯日益不給而蕭然自得絕無幾微憾也甫卧病即取伯兄所徵役費諸手書及親故語君役事被禍本末舉焚弃之已復謂慕廬先生恐女曹異時見之或有他言致傷我兄弟好耳其用

意周密如此享年四十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兩安人皆有賢行周
安人前君十年卒顧安人後六年卒子男二長照歿次莢今官翰
林院侍講學士者所稱慕廬先生也皆周安人出孫男三女二慕
廬先生既葬陳太夫人因卜葬君暨兩安人於吳縣穹窿山之陽
屬子文其隧道之石予在翰林於慕廬先生為後進而其少也實
嘗與君定交以是知之頗深既慨然傷君之不偶而又幸先生之
大顯其親有以慰君素志也乃為叙之如此且作銘曰

節彼穹窿宰木森然維君德人幽宮寓焉積之也深閱之也久既
久既淡其發也驟曰君有子升於帝廷帝寵游加孰能與京
君靈榮矣君志遂矣君兮安栖穹窿之趾矣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其先周公
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為楚所滅而子孫適他方者遂以國為氏

自漢兗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聞於世而詡之孫橫復以大將
軍征赤眉封遠適侯其子婺州刺史澄又封山鄉亭侯始居陽羨
歷唐宋顯者不絕或分徙丹陽金壇故公為金壇人曾祖某祖某
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進士為台州推官七年甫行取
而值弘光帝南渡是秋為兵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
功名自奮而明遽亡矣 王師入江寧公弃其官間行歸鄉里久
之經畧洪文襄公薦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
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為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
若諸子百家神仙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強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
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苟及他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
者悉以屬公其為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上官
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為海盜者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蠹
弊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衆心沂州北接龜蒙鳧

繹諸山而所轄又兼泰安號為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惟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次散去盜魁蔡乃懋等屢為沂惠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之誑誤者無筭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強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淡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家以至為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贖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柰何以官帑入私橐邪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為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之族子無賴者因與之通盡劫取太君家財而斥公為逃官將甘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

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柰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強往見文襄公於江寧文襄公素聞公名為歷叙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兗東不數月即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蓋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既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強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贖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襍說合為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弘文院修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

奉直大夫其後遂為例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間袞黻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願避繳弋維忠與孝躡勉一出晉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為之徵公則有後

睢州節烈祠碑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蓋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為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

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
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
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
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
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
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為皇清順治五年
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擘建祠故居之東每
歲率官屬徃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謹嘽奔

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裴回歎其地之
湫隘弗稱非所以侈上恩厲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
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即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而坊
達於前堂後阿其旁眠牲有所庖湑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

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澗丹堊增麗畚埽清潔奉享以時
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
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既伐既具久猶無辭以刻會試與琬偕
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駑下固讓不
獲命始覲顏執筆為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
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
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
忼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
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
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竒逢所誤傳
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叙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
撓弗污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誅於利俛首

曲糶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讓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
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違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乎恭人
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乎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詒有
氣如虹寧碎我首寧堪我胷玷髮膚而犬豕從嗚乎恭人遺爽
不歿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颺馳雨擊陟降怳惚霧車雲旗莫之可
測煌煌高閣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侯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
之于豆于登于薦蘋蘩蒸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康熙辛未七月十一日竹聲柏影軒寫

堯峯文鈔卷十終

堯峯文鈔卷十一

門人候官林佶編

誌銘一 共五首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破居庸關南下山東大震於是巡撫顏繼祖方以所屬兵移鎮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以兵駐臨清濟寧間為聲援濟南告急巡按御史宋公學未適出巡章丘急策騎馳至閱城中兵惟得土兵五百人及調萊兵七百人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凡後先七上疏求援及條上方畧皆寢不報即率兵登陴未幾北兵抵城下圍一宿去公益嚴守禦具既而北兵大集環營三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餉絕乞德王出帑金犒軍又命將士與佛郎機火器以擊北兵圍稍卻相距九晝夜守城者面目皆生瘡援兵竟不至其明年正月二日天黎明公方率巡道官周之訓及典史田多善等守東南

門衆譁曰城陷矣北兵肉薄以登公猶躍馬率親卒數十人循城而西持白楮格鬪力屈死之其地在城西南門譙樓下云之訓亦死多善竄免是時公三子皆幼其長子德寬聞之即偕其叔父匍匐抵濟南號哭徧求公屍不獲與多善及公故所從胥吏得脫者復徃城西南求之多善指示公死處其樓已為北兵所燬左右尸骸相枕藉悉腐皆不可辨又不獲僅獲公所遺令箭鏃一繼又獲所佩巡按御史印一而已德寬號哭旁皇者數日不得已即其地奉公故所御衣冠招魂以殮巡撫累疏陳公死事顛末有旨覆勘先是起潛既不援濟南又以失藩王故恐受誅謀欲卸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德寬扶喪歸而公次子德宜即文恪公也復偕其叔父伏闕上書畧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慷慨身任卒以死殉泣念臣父子身蒙難非若守土諸官攜有親屬收視致使形銷骨化無襯可還惟冀上邀君恩稍先泉壤而

詳覈再三尚缺題卹臣若隱忍何以為人復何以為子其言絕痛
復有旨察議議久不決給事中光君時亨遂草疏力白公被誣狀
江南北士大夫在中朝者自刑部尚書徐公石麒以下凡三十有
四人復公言於朝而吏部左侍郎沈公維炳亦請予卹廕援故巡
關御史王肇坤例議猶不決而北京遂亡弘光主南渡始贈公太
常卿廕一子入監嗟夫公一羸然儒生耳使得立螭頭之側正笏
昌言為當世良臣可矣不幸趨冒矢石內無金粟之儲外無蚍蜉
蟻子之援驅老弱千數空券枵腹使當猝至之鋒事一不捷以死
繼之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亦何以異而議者顧嫌孽阻撓
其間賞罰無章莫此為甚此明所以亡也當明之季全軀保妻子
之臣望風鼠竄糜奔者相隨屬仗節死義如公者能幾人哉而猶
不免見誣如此昔蘇文忠有言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琬竊以為
不然人之君子小人徃徃迭為勝負訖未有定也而天固未嘗不

定彼誣公者人也非天也卒之塞阨於一時而湔雪於後日此則天爲之非人力所能強也及今數十年間竟食文恪公之報光大顯融垂耀史冊隆名碩實行與天地日月相終始文恪公父子昆弟俱可以不憾亦未可遂爲公之不幸也已公諱某字用晦世居蘇之長洲曾祖某歷官南京刑部郎中祖某國子生父某縣學生有長者稱公爲諸生以習小戴禮知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帑不私一錢著書名司鑄政畧丁外艱服除補禮部主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劾楊嗣昌田維嘉唐世濟史堇袁鯨五人侃侃不阿由是爲黨人所忌與其父竝以文恪公貴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配王夫人自公歿後教督三子俱知名長德寬更名宓康熙丁巳科舉人次德宜幼奉公命爲伯父後順治乙未科進士累階至光祿大夫爵至太子太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謚文恪其事

蹟具載國史次德宏順治辛卯科舉人女適某某孫男女若干人
曾孫男女若干人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公之葬也文恪公昆弟
俱前歿矣孤孫某等卜於康熙二十七年某月日奉公柩與夫人
合其地在陳公鄉金涇堰之原來謁誌銘琬與文恪公同年進士
又嘗辱薦舉在史館許排纘公事行為傳而不果故文恪公雖歿
琬不敢忘夙諾既誌其大畧復擬大招之詞以招公其詞曰
公兮歸來無叫天關些白雲迷漫絕板援些公兮歸來無滯殊方
些歷山濟川苦修長些彼梟與狐恣搖吻些伊優啁噍曾莫之能
損些虹旌霓車返佳城些湖流鬱盤木千章些豐碑巨趺屹岩堯
些有獸有人巧琢雕些公兮歸來樂哉丘些既固既安盍嬰游些
歸來歸來示肝饗些宜爾孫曾俾熾昌些攜詞刻石永且堅些石
也可泐詞不可刊些

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墓誌銘

先是順治十有二年 國家 臨軒策士之典凡五舉矣公以會
試第一人聲譽大噪都下諸士子傳相購寫其文於是 世祖章
皇帝方留心文學急命取公卷進御稱善者數四既而發策試於
廷置公第三語內院讀卷官曰卿知此卷為誰叩首謝不知 世
祖曰此必秦某也朕於其書法知之及拆卷果然 世祖大悅
召見南海子 賜袍服比第一人蓋異數也授內翰林國史院編
修越四年 天子差擇詞臣中才學著聞者俾練習民事於外以
需大用凡得數人公與其列遂轉廣東參議分守雷州道遷浙江
杭嚴道兵備副使又遷陝西榆林道參政擢江西按察使越二年
以失出降調丁外艱服闋起補長蘆鹽運使遷湖南糧儲道參政
裁缺候補遂不復出實康熙二十有一年也公時年六十有二矣
始偕公外轉者其後或復被召用相次至大官而公獨浮沉外僚
以坎珂終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為公惋惜公顧弗校也歸六年而

卒諸孤卜葬歸山之阡以公族孫對巖先生所撰行狀來請銘按
狀秦氏本宋龍圖閣直學士諱觀之後其子始遷常州十世孫又
遷常之無錫故公為無錫人明正德嘉靖間有諱金者累官太子
太保南京兵部尚書歿贈少保謚端敏生姚安知府汴汴生縣學
生楷楷生湯溪知縣延默默生長洲縣學生重采兩世皆以公貴
誥贈中大夫長蘆運使即公之祖若父也公諱某字某生而氣
宇凝重甫就外傳屹然如成人凡巨公長者見之即推為國器順
治五年舉於鄉越七年而及進士第為人寡言笑與人酬對終日
其語一一可數或當訟訴紛拏輒不動聲色一言折之而定性和
厚無町畦雖小胥賤隸不輕鐫呵至事屬名教及大利害者必侃
侃持論不得當不已故雖用詞臣起家而尤諳吏治所至不務赫
赫名常歎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蓋其為政有法大槩然也雷州
值兵燹凋敝靖南王每歲發千金市豆輸納費繇雷民病之公力

啓於王而免瀕海賊王占三據海東王之翰據海西名相聲援而實相忌公按得其情手書反覆諭占三占三感寤乃授計使圖之翰賊遂驚遁商舶誤入海港水師官將誣以為賊數邀公往視公廉知之卒不往商以是得全浙中有無為邪教連及愚民百數公問告者何所為邪教也曰不食肉飲酒乃命人給杯酒嚮肉飲食盡立散遣之大帥率師過杭索女妓千人有司白公公曰杭城安得妓千人即有亦不可與率僚屬往見曉以大義乃止榆林道駐神木縣所轄黃甫川一路有茶煙二稅民不能供力請於上官乞疏免其額不可更請與鎮將議借羸市以贏餘補稅缺民困始蘇城外為蒙古部落駐牧地與民通市稍不平即相關公悉心平其曲直部人皆感悅嘗出觀市爭以潼酪獻公飲之盡器至去官多泣送者江右進賢縣購叛人江德八不得其族有國八者名相近縣令執之以緝獲聞國八不勝考掠自誣服公察其寃言於上官

奏釋之後竟捕得德八奸魁蕭贊元以偽劄誘人事敗逸去連染數百人公諭之令擒贊元自贖由是悉得免為按察二年所全活甚夥會有奸民詐稱旗兵以舟過村聚取人財新例詐財與盜同罪舟人徐昂實不得財公據律免死竟坐失出遂左降以去公資性敏決長於摘發迎見立解諸宿猾老蠹莫敢上下其間兩浙案牘填委公手定招橐所援法比一一精密又悉用楷書無行草者對巖先生往見公輒相慰藉公笑曰吾恐心力不盡不覺勞也故江右咸稱其平允長蘆鹽政大壞私販日滋而諸商習為豪奢浸以貧乏運使藉商人為囊橐其體亦益卑公奉職據法一無所撓於是始凜然聽命戶部議增引目公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為喻覽者歎服既不及大用其所施為未究凡見諸吏治者屢屢如此事父運使公嚴謹既貴猶侍立終日不少休迎養江右署中父邁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體素豐碩居父喪至於骨立撫諸弟與其

從子尤友愛無間假貸親黨視遇諸故人恩意甚備同縣侍讀諸公以事在理公方為編修力資其二女歸里衛經歷陳君卒於官親經紀其喪以還有少子未婚復助之俾受室居官廉謹自好苞苴拒不入門其遷榆林也貧不能治喪乃了身行在長蘆有東光令為蜚語所中幾不免公立抹解之令執贄求見公峻卻曰吾保全賢令耳非私吾子也知者咸為之歎息居平不畜媵侍無聲色之好晚節築室數間雜植花竹於庭往往獨處其中書卷縱橫凝塵滿席暮則一燈熒熒如老書生然歲時伏臘數偕親故會飲相與披豁情懷欣欣如也讀書過目不忘為古文詞典雅詩尤婉麗數經御試必居高第而謙約不以文章自名故既卒而其稿散逸者多矣對巖稱公與名流賦詩長篇險韻不假經營而自然清華舉坐皆廢惜乎不及見也卒於康熙二十有六年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日葬享年六十有七配吳淑人子男子三長汝泌歲貢

生銅陵縣學教諭次汝沆國子生次學源長洲縣學增廣生子女
子三適諸生殷沆無為州學訓導顧嗣和諸生劉學洙又撫姪女
一適國子生吳漢宗孫男六孫女十二曾孫男女六詳具對巖先
生所撰狀中對巖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其文章聲望高出
琬上所叙公事行俱精核可信琬故仍其語稍刪次之為誌且作
銘曰

秦之初興淵源淮海居晁張間才學沛沛秦之繼興端敏實賢望
重兩朝史冊爛然公偕族孫克光前烈回翔內翰聲譽相埒天
子眷公俾佐外臺匪推遠之將老公材一出不復命也誰咎宣力
吏民有為有守暫訕獲信丞輔是期拂衣歸卧豈惟知幾公雖云
亡令聞則久君子之澤奕世不朽惟此歸山宰木千章宜爾子孫
爾熾爾昌

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管烏金超哈昂邦章

京世襲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維李氏之世起家於遼其曰寧遠伯成梁者當前明神宗時治兵
北邊嘗拓地數百里有子如松復繼起為大帥西平唃拜東援朝
鮮前後事蹟備載舊史兩人者既皆名將而諸子弟往來行間亦
各以武勇自奮故近代推世將家必曰遼東李氏公即寧遠伯之
四從孫也生而狀貌奇俊落落有才幹年二十四往游撫順外家
會我太祖兵破撫順公被執至費阿喇地遂隸正黃旗久之又
破鐵嶺衛鐵嶺四楚皆甌脫公招集遼之遺民使各復故業太
祖奇公才授公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以禽間諜功進三等阿達哈
哈番我師之入大安口也公從下遵化太宗即命公據守之
無何永平灤州遷安皆歸於我四城互犄角為聲援與明相持者
數月天聰三年春明人將謀恢復以全軍壓灤州而別遣將謝尚
政等攻公以牽制我師日夜攢砲箭薄城公開城門力戰三郤

之最後永平灤州遷安諸將士皆拔師東歸而公城中火藥亦卒
被焚衆匈匈思潰公急號於衆曰若輩移足一步即殲於此無匹
馬觴輪返者矣盍從我計衆皆慄然受命公徐結敵引明官之降
者四人以行而身自為殿既出關無一失亡者又別戰於次榆沱
馘十一人獲舟五艘砲傷公額不為動以功進一等阿達哈哈番
尋命公任禮部左侍郎事當是時每旗以烏金超哈二人理諸
堡砦猶未設有牛祿甲喇章京也公所轄曰沙河堡曰燕郎砦遇
歲饑公設法賑之所增壯丁數倍滿七載考太宗深嘉歎焉

賜公名

御

狐裘一進三等阿思哈哈番尋

命鎮蓋州

世祖入北

京公從

豫王下潼關復從攻揚州破之招撫江北凡得十州縣

及還特

命公提督陝西通省漢兵兼管四旗烏金超哈昂邦章

京自順治七年以來

天子屢有事於諸大禮既郊祀

太祖再

上昭聖皇太后尊號推恩舊臣進公二等阿思哈哈番繼又進

一等阿思哈哈番繼又加一拖沙喇哈番皆予世襲公任陝西八年而乞告以歸歸四年而薨春秋六十有三陝西自李自成之亂割瘼未復諸劫帥方羣聚逢起公一推心置人腹中秦人皆悅服公又以麾下無戰士數出金錢募之不三月得士四千人歲時椎牛市酒犒賚不絕然一有犯輒引軍法按治以故將吏爭效命諸劫帥中推北山郭君振耀州黃騎虎府谷王永強最劇公用便宜勦之遂次第就禽而急解散其餘黨三秦始大定至今士民謳歌之相率樹碑以表去思云嗚呼我國家肇基東海奄有四方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膺集森列而公獨起家布衣致身佐命卒與寧遠伯之威名風采異世相望三十餘年之間凡七改官階三膺世爵紀功檔子

本朝用簿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播之

制誥與古人所賜丹書金券何異中朝士大夫雅知公者爭用唐代英衛兩公相比擬以予綜核始末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康熙二

年宮保公卜於六月某日葬公完縣檀山之原手其行狀來乞銘
子按狀公諱思忠字葵陽其先朝鮮人明永樂中遷於遼東遂為
鐵嶺衛人曾祖潤祖成功贈某官考如挺贈某官夫人佟氏子男
六長榮祖任參領工部郎中娶宗室伯言免貝勒女次即宮保公
蔭祖任湖廣總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一級娶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鑲紅旗都統祝公世胤女繼
娶宗室內大臣色勒孫女次顯祖任隨征江南左路總兵官都督
同知世襲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娶內大臣伯穆黑
倫女繼娶白彥喇參領吳爾恰海女次耀祖任佐領刑部員外郎
娶大學士鮑公承先女皆佟夫人出次似祖續祖尚幼側室趙氏
出女三人長適參領佟國璽次適伯都統石公廷柱男某佟夫人
出次適浙江都司金公國鼎男某趙氏出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隴西世族著望於秦媛臂善射在漢不振桓桓英衛攀附龍鱗陰

山耀武平壤勒功亦有寧遠緊公先烈名盛三韓左律右鈇公也
繼之遭時奮蹟介甲汗馬馳驟疆場 文皇 章皇子嘉乃績圖
像臺閣書伐簡冊西土餘黎望公如歲公節往臨惠威並濟險阻
榛蕪且闢且刈公曰旋歸奏凱飲至赫赫我公永作前光生為干
城歿侑明堂世勲舊德是實難忘後嗣載之久而益昌

資政大夫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駐防京
口協領加二級祖公墓誌銘

祖氏自我 太宗時知天意方眷 本朝率先歸附及 世祖定
鼎諸旗所稱開 國佐 命之臣無慮數什伯輩而祖氏為最其
子姓纓芾蟬聯累世相望凡奉朝請守官次者甚夥或以文學著
或以武功顯其人率多雄駿磊落不羣之才非僅以世族巨室雄
視海內者也而吾府君又為最府君官京口三十年從容坐鎮往
徃風流雅素有漢祭遵晉杜預之遺風亟為士大夫所推重然其

志銳欲以功名報國嘗見仲弟蘊玉公調援荆湘慨然語客曰
吾祖孫父子兄弟世荷殊寵雖捐軀糜踵亦分所應爾顧獨不得
身與行間効汗馬搴旗之力以報其如累朝厚恩何每中夜竊
皇太息左右聞之亦無不感動者然而訖不得竟其志官止於協
領年止於下壽抑何數奇不偶也悲夫府君諱光璽字白玉先世
有豫州刺史逖為東晉中興名臣其別世居寧遠曾王父某某官
王父某始隸正白旗累功至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
哈番父某亦世襲拜塔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贈至資政
大夫府君其長子也自幼穎敏甫就外傳即端坐覽書能默識以
誦由官學生選授阜平知縣年未弱冠政蹟流傳遠近會王父告
老以嫡孫去官襲世爵非其好也順治十一年遂以一等阿達哈
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補授佐領從征湖廣數出機宜以裨戎政
軍中咸器重之越五年補參領佐大將軍率禁旅駐防京口越十

有一年陞協領繼又以 覃恩階資政大夫康熙二十七年某月
日邁疾卒於任距其生為天聰三年某月日享年六十配陳夫人
禮部侍郎阿思尼哈番某公之孫阿達哈哈番某公之女子男維
耀候選知縣孫男三秉衡秉圭士元皆幼孫女二一在室一適候
選知縣羅萬象府君材高識朗尤長於理劇阜平地瘠民貧且當
南北孔道四方多故奉命往來者日夜旁午府君入視文書出治
厨傳處之裕如一切老猾夙蠹束手不敢為姦椎埋惡少年亦斂
跡遁去於是姜瓖之亂甫定餘孽猶竄伏畿輔乘間竊發邑人數
被其害府君聞警立率土兵奮身迎擊嘗有家丁陣歿諸從者洵
洵思退府君徑叱騎前搏賊不為動賊由是畏府君威名相戒勿
犯阜平合邑乃得以安吳三桂之為逆也府君以協領統江南所
造戰艦往應荆湘軍興是時江湖間多盜率皆千百嘯聚與三桂
相應和府君道次湖口盜方肆焚劫勢張甚官兵莫敢誰何或勸

府君少留府君奮曰吾雖無征勦責然莫非王事向者以不得在行間為憾今見賊不擊可謂忠乎急麾所部卒張帆而進砲聲大震繼以鼓噪湖水俱沸賊遂駭走衆服府君膽畧當駐防之暇留意文墨每論古人成敗事得失如身履其時喜結納知名之士間遇風日適美必偕賓從往遨江山間擊鮮釀酒笑談不倦儼然一儒生也至聞逆藩之變數張目掀顛義形色詞以為常御兵嚴而有恩誠諭悍驕拊循老弱三十年之中士民幾不知有兵蓋京口介江海素稱東南重地自駐防以來蔽遮三吳俾海中逋逃不敢蹂躪內地此固大將軍之功而府君亦與有勞焉居平尤以孝友著聞有同產幼弟為父所鍾愛最後弟病將革府君懼傷父心晨夕籲天願以己子代弟既夭則慟哭於私室搖手戒家人慎勿令吾父知也蘊玉公與府君竝時防禦京口昆弟同官一方恩意彌切方蘊玉公調往荆湘者八年府君為經理鞍騎甲仗糗糧日用

之需饋運絕無虛月平居視從子如子視家人上下疏戚凡數千指如骨肉雅不問生產而喜周人之急凡來告者未嘗藉有無為解負之亦未嘗責報以故交游宗黨悉以府君為歸雖傾橐倒篋弗恤嗚呼信可謂賢也已府君之葬有日其孤介其友宋子聲求來乞銘予與祖氏有通門之誼而府君又大有勲績於吳遂不敢用衰老辭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云銘曰

列聖之興肇基遼海沆於章皇電掃氛靄挺生元勳在祖有人糾糾桓桓為國虎臣公則似之克紹前烈允文且武卓哉人傑維乃祖乃父鑒於皇衷俾爾嗣爵以勗爾躬曰篤不忘翳忠若孝牧民治軍於前有耀來鎮南徐屹然長城輕裘緩帶以儒將名匪直才優其德實邁善積於家綿慶可待命也如何院位與年不有銘詩孰悉公賢

布政使司參政丘公墓誌銘

山陽之丘有布政使司參政晉封中大夫德峻府君者故以耆德
宿望見稱於時生子九人其仲寺副先生偕其弟檢討君尤知名
嘗版行其詩歌古文流傳近遠夙為四方士大夫所推服寺副與
予同舉進士最後檢討亦與予同以薦舉入史館後先從其昆弟
游者數年詩酒往來相得歡甚顧不及拜府君於牀下展子姓之
誼以此為憾康熙二十四年予既里居府君適年八十寺副先生
以書屬予叙其壽予病不果為明年秋府君遽捐館舍寺副衰經
踏門又以誌銘見屬予遂不敢復辭又明年來速銘曰葬有期矣
乃為次其世系官爵事行及其生卒子女之始末誌而銘之按狀
府君諱俊孫字顓之德峻其號也曾祖瑯祖嵩世有隱德父廩以
府君貴累贈朝議大夫府君舉崇禎癸未科進士明年授戶部主
事兼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四鎮餉王師下江南六合知縣曾某
以違法誅疑其民且有變將遣兵屠之會有薦公才者俾率遊擊

王某以往府君度六合民必無他駐兵十里外單騎至城下撫諭之父老感感泣出迓不戮一人而返尋權游墅關明年司後湖圖籍閱二年至京師改刑部歷官郎中覃恩加一級蔭一子入監讀書出知漢陽府以積穀有方實加一級特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守冀寧道非故例也由是為忌者所中撫事誣劾府君聞之即日棄官歸里里居凡三十餘年疾將革屏去醫藥不御諸子長跪以請府君笑曰吾命懸於天藥何能為精爽至臨終不亂生於前明萬曆丙午年八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壽八十有一歷官十五年所至皆著惠愛尤長於聽訟或案牘未決堅坐堂皇上必事竟然後起凡屬邑以獄上者立斷遣之旅舍閒無留人鞠語悉口占手判不假羣吏吏雖老姦夙蠹但瑟縮奉行文書無敢詭法舞文以獄為市者其在六合也前知縣有婦繫獄婦姓將產府君惻然啓大將軍極言其無罪甫出獄而婦產一男

聞者無不誦說太息在漢陽也既下車即誓城隍神曰守於事不明神相之不公神殛之楚俗好鬼而信機祥府君下教徧毀諸淫祠獨修葺大禹后稷廟以示民凡訊兩造輒為開陳義理徃徃悔悟泣下叩首解散是後有忿爭欲訟者父老止之曰柰何以細事重瀆我使君一疑獄十年不決府君質諸城隍神夜勸之各曲中其隱而府君以其事關閭閻也勸訖急引燭焚其卷於神前識者知有陰德云為人亢爽不畏強禦西南方用兵徃來更戍者驛騷道上民疲於奔命府君調發應付雖東芻豆皆有程則絕不可干以私以故兵民懼服諸上官額外誅索一切不納或遣吏索藤牀府君引吏入卧內示之所卧榻僅覆以版吏大驚馳去具以告上官始慙服民有冤抑疾苦必力請於上官不從不止或以是規府君府君歎曰民不堪命矣吾安能徇人喜怒乎故府君之歸也漢陽民泣送逾百里乃止晚而杜門讀書不復有進取意長吏俱

不識其面間出游阡陌間青鞵布襪府君不自知其貴人亦不復知府君為薦紳先生也雅喜周人之急諸故人子弟間遺殆無虛日其友愛殆出天性創建宗祠歲首聚拜春秋聚祀其中有蕩名檢者則威以夏楚有貧不能昏嫁者歲時伏臘不能自給者則予以錢粟有差其素行如此信可謂耆德宿望者矣配張氏累封淑人先府君十六年卒葬三里塘之新阡長子象觀次象恒俱諸生早卒象升順治乙未進士大理寺寺副前翰林院侍講象隨拔貢生 御試博學宏詞翰林院檢討象益諸生俱張淑人出象良歲貢生候補訓導長庚殤同升如升俱國學生候補序班俱側室管氏出長女適貢生王家植次適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候補理問尚玉弼廕生王裕德俱張淑人出次適國學生杜象昭諸生喬蓋潘闕盛國學生陳模沈泚幼許諸生楊斐蓓俱管氏出孫男八孫女十曾孫一諸孤卜以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府君啓

張淑人窶而合焉禮也嗟乎以府君之為人其獲享壽考宜矣顧
涖官興朝回翔中外者積有歲月而訖不獲大究其設施所謂
積德於身責報於天如符契之合者果安在哉克昌厥後吾不能
不深望於寺副檢討與其諸子弟也銘曰

淮亦楚望與江漢同卓哉府君淮人所宗學績而碩才敏而雄致
身本朝言建事功追風籥雲譬若騏驎視天尺五詎難一蹴入
居郎舍出授民牧雖曰盤錯未展駿足中道忽蹶何命之迤善刀
而藏達哉府君有詩有書以勗後昆石渠東觀相繼騰騫壽考令
終永垂休問蒼為停相士俱執紼人定勝天斯言則信光厥遺緒
後起振振

康熙辛未七月既望靜寄軒寫

堯峯文鈔卷十一終

新亦禁雙與到...
不...
許...
與...
與...
與...

堯峯文鈔卷十二

門人候官林佶編

誌銘二 共五首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順治初 王師渡江破金陵故明賢士大夫相率南奔往往崎嶇
閩粵間思以功名自蓋然而門戶之禍益熾上不知兵下不用命
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其在行間者或死於兵或死於
盜賊水火僅而得免或竄入方袍黃冠之中其尤幸者則又感憤
無聊或廬一廛田一區甘齒編氓以終君子論其世悲其志而竊
歎其所遭之不辰不忍援亡國大夫之說苛繩其後也如侍郎公
與公是已公諱元方姓曹氏字介皇別自號耘菴世居海鹽之淳
風里父侍郎公諱履泰舉天啓中進士踰十八年為崇禎十六年
公亦舉進士父子皆侃侃抗直不撓以才學並著聲譽中朝爭推
為東林黨人當金陵之破也自京口至浙西無不望風內附侍郎

公方以謫戍家居公亦棄常熟縣印歸省於家會淳風為亂兵所掠公父子蒼皇中各棄家散走公由間道變姓名入閩得謁隆武主於福州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進驗封司郎中繼而侍郎公亦由海道至授太常少卿累升兵部右侍郎父子俱在列是時閩中恃大帥鄭芝龍為重而芝龍桀驁至與閣臣抗禮出入呵殿聲擬於警蹕視隆武主蔑如也由是隆武君臣積與相猜恨竟殺其所善都督陳謙公逆策國事將敗乞視師江上乃加御史銜賚白金五十兩而遣之公僅抵浦城而江上潰兵突至遂縋城竄走山谷匿僧舍中侍郎公從隆武主趨贛州中道傳王師至土豪將縛侍郎公以降急投身崖石下斃而復蘇亦與卧僧舍中其地距浦城踰數百里公聞之懼侍郎公不免急號呼訪求凡間關亂兵間者若干日父子始復相見迎至浦城侍郎公以病先返故里而公獨滯留僧舍明年夏甫歸渡錢唐而丁侍郎公艱矣於是淳風故

廬已毀里中交親無藉及市井惡少年爭洶洶攘臂視公為奇貨所以挾持虛喝者萬端公屹不動然其家遂破挈母夫人及妻子寄食旅舍中久之事定始卜硤石村葺東山草堂以居杜門讀書賦詩暇則挾杖耍遨山水如是者三十年最後縣官慕公歎曰此先朝遺老也延為鄉飲大賓公力辭不可得識者咸以為允享年八十有二卒於草堂之正寢公少有至性尤重名節敦尚氣誼侍郎公在崇禎朝以給事中言事忤大闢王永祚羅織下刑部獄公為諸生蒲伏數千里入視醫藥於獄中為摩創吮血日夜目不交睫出則囚服叩首控訴諸公卿之門流涕被面見者悉矜其寃侍郎公慮公為邏者所獲公曰兒萬死不憾侍郎公竟以譴戍得脫拊公語所知曰此吾克家子也微此子吾不望生還矣及金陵建都公居選人中先是閣臣馬士英後先與侍郎公俱繫獄相親厚視公如子姓至是擅政有薦公署職方事者旨已下矣士英覲公

往謁且欲借以德公公訖不往上疏言願得循分守外吏語侵士
英士英怒遂授常熟知縣以去其居平氣節如此公為宋忠靖公
勛之後勛扈高宗南渡其裔孫始徙著海鹽曾祖某祖某萬曆中
舉人羅山知縣以侍郎公貴歷贈太常少卿侍郎公之葬也故史
官吳先生太冲為之誌其文典質可誦今諸孤卜於某年月日葬
公大河堰之原以誌銘屬琬謹按公自撰年譜及侍郎公誌采掇
其出處大節與侍郎公牽連書之以信後世至於行狀所述猥瑣
不當書者俱不及載云娶陳宜人子男二人三德康熙丁巳舉人
三才廩貢生皆側出女二人適諸生沈聖祥陳宜人出適監生王
子頰亦側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銘曰

維明之季勢傾莫支噫小朝廷僅延歲時雖有君子亦奚能為猗
與曹公才大未施脫身兵燹晚卜幽栖峽石之麓可讀可掣可觴
可詠可詒後嗣碩果不食天若祐之壽考令終如公則希河堰之

濱神爽來依偕侍郎公九原相隨琢詞於石不磨是期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鄉飲大賓繆公墓誌銘

自我世祖定鼎以來國家舉行臨軒策士之典凡十有三

而以第一人及第者吾郡獨居其五海內傳為盛事中間有太公

與太夫人皆無恙能享其子之祿而屢受天子馳封之錫者惟

學士徐公肅侍講繆歌起兩先生之家為然侍講尊甫蘇書公尤

老壽侍講既第公數邀娶自得居則有亭池華木之勝游則有山

川泉石之娛日夜偕故人賓從與夫鄉里之老談笑偃仰於尊罍

壺矢之間肥脆之味不絕於口絲竹謳歌之音不絕於耳加以

命詞寵章後先叠至門庭之盛鮮與為儷如是凡十年而公始歿

古之洪範傳凡謂五福者庶幾其悉有之吳中之人皆知侍講之

孝養其親顧不知公之勸飭指誨所以勉侍講於成者惓惓備至

蓋訖暮年而後能盡食其報也公諱慧隆字子京蘇書其別號也

先世自常熟遷於府城故今為吳縣人曾祖憲祖天秩並贈布政使司右參政考國維萬曆辛丑進士歷任貴州右參政而歿嘗平蠻寇安邦彥之亂功載前史妣蘇氏徐氏皆恭人生母齊氏公為諸生不高虛名亦不屑屑章句行文不屬彙項刻數千言可就諸老儒皆遜避之當勝國之末公愀然意有所不愜輒棄去舉子業惟以課督侍講為務於是延予友宋子既庭館於家是時既庭方與公之弟子長先生以文章雄吳下名聲相埒予既善既庭而予季南賚復受業其門數人者晨夕侍講讀書之舍數用文學相淬礪公每肅予輩入必具酒炙示殷勤未嘗以丈人行自抗也嗣後侍講學益進聞望亦益重四方鉅公貴人及知名之士舟車造門者相望公必率侍講迓勞其間身自備賓主之禮其遇單寒者則折節慰藉尤有加焉雖甚煩費亦不怠以中止故侍講訖成通儒而最後遂受天子非常之知特簡之以魁多士皆公善教其子

致之也侍講既第親故動色相賀公不色喜詔書戒之曰若何以不愧科名惟安分不躁進勤學不曠職則忠孝俱在是矣侍講內艱服闋公趨之入朝侍講念公老矣故為事遷延其期公大愠曰忠即孝也方國家多事豈若從容內顧時乎立遣治喪以行久之侍講又將請告祝公七十壽公復詔書報之曰吾疆健善飯毋庸若歸養為也蓋其始終勉勵侍講者若此然則公之優游暮年以忘其老以遂其志食侍講孝養之報而享有此五福者夫豈偶然哉公性坦直不設城府數好周人之急雖名為貴公子而弱冠孤露即能以一身樁柱其間屢思慕參政公悉叙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外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至今稱公孝云公享年七十積封至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配王宜人文哲公鑿五世孫也先公七年卒前禮部尚書宛平王敬哉先生銘其墓子男一人彤即侍講也女子子一人適諸生顧瑞書孫男一人祖齡尚幼

孫女七人皆配名族宜人之葬也墓在吳縣鄧尉山之麓至是奉公柩往合焉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某日也子自病假歸里杜門無賓客公獨再詣予茗華書屋握手勞問如平生歡且辱有獎借之語故侍講屬予銘予不敢辭銘曰

溯繆之興由東漢晉代有顯聞爰及參政參政躬蹟實於吳門服勤王事以啓後人公載其美播之堂之如彼鵷鸞宜奮而飛不在於躬在其哲嗣章服煌煌安受帝祉維績之豐維報之隆藏是

名室壽考令終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六年三月貴陽徐寧菴先生卒於江寧之寓舍訃至吳門門人沈某汪某既各為位以哭其年九月將卜葬蔡家山之先塋諸門人前期會葬江寧孤時成拜且泣曰襄事有日矣維是墓隧之石既具而其辭未立其何以不朽先君而釋諸孤之罪戾於

無窮乎既又告琬曰吾子尤以文學為先君所知是吾子之責也琬固讓不獲始敢序先生族里官次治行之實為誌而繼之以銘先生諱某字致公寧菴其別號也先世居彭城明初有從征貴州者以軍功世授千夫長遂家焉曾祖迪吉祖講平原學教諭考卿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參議先生少聰穎參議公用御史巡按山西歸陳其車服器玩於庭直可千金召先生視之曰此稽古之效也孺子欲之乎先生稍一寓目若不屑意也參議公益竒愛先生稍長閉戶力學博知古今不專尚經生業參議公為御史時始挈家僑於南京即今之江寧府也公間一歸視其家先生必侍側凡議論聞見得諸家庭尤多江寧宿儒前進皆折輩行與交前明崇禎中舉貴州鄉試踰十五年舉順治己丑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授秘書院簡討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出為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遷廣西左參政分守桂平道未之任而河南巡按御史以

私憾銜先生遂為所中至落職而總河與巡撫者爭上疏直其寃
甫得白會江南奏銷案起以非辜被株累者凡數萬人先生與焉
於是不復言出矣先生在翰林數論事且請譯大學衍義進講
天子器而重之欲試以吏事適有內外參用之旨遂擢先生治
河是時文學侍從之臣出為外僚如先生比者未久輒復召用至
卿貳貴顯而先生竟不復召是後世祖晏駕遂坎塋以終此可
為先生惜者也當先生之治河也河決方急悉屏去駒從或乘小
舸或策單騎日夜奔走數十百里往來護視雖大風疾雨不少止
有勞先生者先生慨然曰職分宜然吾敢愛一軀使吾民飄流蕩
析乎為人敏決所持策多出他人上每秋冬之間下令開濬某所
修築某所衆初不喻也既而卒賴以無敗事於是始大服守職公
廉不宥以一錢入私橐先是河工歲費至白金累數十萬民間供
役率騷然煩怨先生嚴於估計調發一切諸宿弊悉格不行雖豪

猾吏亦相顧縮手不敢為欺所上奏銷冊歲不過數千金間興大工亦減舊費什之八九而功力雄固倍於往時吏民赴役無敢後期者上官始猶以儒者易先生既躬親其所為遂相倚如左右手蓋無不歎先生之才之足恃而知其學之通於世用也故既中巡按御史讒卒相與力爭而白之先生性醇謹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晚歲益務為沉澹人莫能闕其際家居十餘年未嘗以事干謁有司官於江寧者幾莫識先生面素食補衣怡然自適也享年六十有七配劉孺人子男三人長時成江寧附學生次時亮時敏孫女二人皆幼先生始宦京師與同年曹厚菴先生友善所以切磨底蘊甚至其學研極性命而尤詳求經世有用之術琬初第時謁先生於邸舍請問為學之要先生曰昔孔子於易乾卦即發明誠之一言以是傳諸曾子則曰誠意曾子傳諸子思以訖孟子則又皆曰誠身誠其可終身行者乎又問求誠從何始先生曰先儒有言

自不妄語始琬至今誦之不敢忘然則充先生之學使得與曹先生皆大顯於朝左推右挽其勲業規模當何如也顧曹先生既蚤歿而先生亦位與學不副不能大究其所施設其見諸官政者厖厖緒餘而已如琬所叙是也此非先生之不幸而實可為國家惜者也琬廁門牆之末二十餘年矣氣昏質駑既不足以盡達先生之蘊雖數用文字見役於人然筆力衰蕭又不足以發幽闡微而暴揚先生所學於當世宜其執筆逡巡而有愧心也夫乃作

銘曰

誠以持己誠以事君先生之學先儒是遵宜公與卿而卒不振德則多有惟命之屯大江之滸牛首之側土厚水淡龜卜墨食永藏於茲不崩不蝕俾而子孫世逢其吉

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

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冬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以疾歿於位聞者自士大夫以下至於委巷老稚無不慟哭失聲及明年春喪行遮道號呼拜送者數十里不絕公子共樞既免喪以事至吳舟過閭胥兩門父老爭招攜往觀或太息泣下相告曰見公子猶見我公也其明年公子復至聚觀如初其泣下者亦如初嗟乎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吳人入本朝以來甫脫兵火即旱潦疾癘之災無歲不有十室九空蕭然愁歎而為有司者不思覆露拊循之術方荆興大役以朘其生而摧其力獨公用清靜無事為治順民之欲與之休息故輿頌悉歸於公子嘗論之吳人所患如病羸者然神耗氣衰雖峻補猶虞其不任况可益以苦寒剝削之劑乎是宜節其起居調其衣服飲食然後可以稍延公能得此意以治民民既翕然悅服而又惜其設施未竟也儻天假之齡俾得建牙開府於江淮之間以宣布朝廷德化不當大有造於吾吳與然則公之

歿也豈惟公之不幸直吳人之不幸已公諱國棟字千霄別自號
艾賢先世居浙之德清後徙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從子也六
世祖允及高祖華曾祖天叙皆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祖希哲縣學生私謚恬節先生考士淳以文端公廢歷官至饒州
太守公讀書明敏過人十歲善屬文順治初與伯兄皆以諸生舉
於鄉伯兄既掇進士而公連不得志於禮闈遂授蠡縣教諭遷國
子監助教進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故官遷刑部江南司主事
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
道巨寇鄧耀盤踞海島中時時出沒剽掠為雷廉患公請諸制府
集兵三千分五路以行而躬總其節制繼又慮賊之他跳也急檄
鄰道及安南國王各出兵分搃要害耀遂受擒招徠餘黨所全活
數千人廉人爭感公德刻主於名宦祠生尸祝焉遷整飭寧武兵
備參議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公屢官監司率在兵戈倣

樓中更事多矣及涖蘇蘇居江浙舟車之衝視他道尤劇而又值
王師有事於閩粵羽書劄午芻茭糗糧之需猝不及辦有司皆
惴恐公素具成筭從容指揮咸中冑竅軍興賴以無乏而民間晏
然若不知有兵者未幾而採木之役起疾驅入宜興溪山中晝夜
督視以勞邁疾而歸踰三月歿是歲十一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
七公頽然長身問學淹雅工詩喜書而於奕尤入能品與人交不
翕翕熱亦不落涼雖接布衣下士未嘗有疾言傲色歷官三十
餘年補衣糲飯絕無聲色捕飲之好約束胥吏徃徃皆重足立而
撫視士民則藹然具有恩意尤耿介自守不為禍福利害所搖終
其身如一也雷廉諸富人被賊誣後先株連下獄公察其寃力爭
於制府前悉脫其械而出之諸富人念無以報裒白金數千兩壽
公公大駭曰吾憫若無辜耳若柰何以此污我卒卻不受中朝貴
人遣幸伶入吳伶故吳中無賴子里人屏不齒者也至是怙勢恣

為姦利有司以貴人故爭折節下之至與揖讓行鈞禮公獨不少
屈伶又以非法干請亦不聽或勸公益稍委曲為一官計乎卒峻
拒不可伶大怒去然亦不能毫毛有加於公也由此聲望益大重
喪歸之次年卜葬於大興縣方家莊祖塋之次元配賈恭人前卒
遂祔葬焉子男一人辰即共樞例監生娶徐氏側室葉孺人出也
女一人殤賈恭人出也共樞好學而有文所娶為太僕卿武進徐
君某女故數往還吳中其始至也實來徵銘且曰知公者莫子若
也予惟前此請告十年適當公治吳時公嘗以微言動予曰何以
教之予正色曰昔漢杜密家居每多所陳託而劉季林以閉門掃
軌稱清高士頗為密所譏評然黨事之興季林竟免使君將使某
為密乎抑寧為季林也公笑而頷之故其相知最深不可以不銘

銘曰

鼎鼎鉅族文端基之碩儒循吏惟公繼之公未來吳吳人惶惶及

公至止歌舞康莊仁以矜物廉以律躬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吳人思公瞻望公子餘慶綿綿是續是似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墓誌銘

公姓于氏朋舉其諱襄于其字而念劬其自號也于之族稱金壇巨室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大王父也費縣教諭贈布政使諱之鏞者王父也累贈至布政使諱晁者父也荆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燦星炳皆太學生與星耀星炯則公之子也候選州同姜伊鄉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立與王緝馨則公之女夫也公舉順治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越五年奉旨外陞遂除分巡睢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寧道布政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外艱服闋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也自文林郎至通政大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睢陳嘗自署其廳事

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為政大指如此會公婦翁荆公其惇知郟城縣縣故公之屬也一昔盜踰城劫庫帑殺縣官去闔城士民洶洶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即間道馳至諭以無恐且勅縣吏閉城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公拒不聽入營將怒訴諸總督總督召公詰責公曰縣官於某為舅甥某顧不欲甘心是盜乎然柰何株牽平民俾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獲盜他所最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郟城郟人喜相告曰是前活我于使君耶空一縣遮道迎送凡數十里不絕其在福寧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盜受撫者也適有材官辱張給事僕為給事所訟鎮將撻材官數十眾卒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走竄以免眾遂欲脅鎮將為亂會其將已潛行入會城既不得逞乃縊死被撻者復噪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官會鞫即擒首惡

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劍方林立咸瞋目悻悻有不平意公從容呼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伍惟將之聽今若曹乃敢挺而譁以至殺人罪不赦顧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曹約束無素止用殺人律從事則罪有專坐於若曹何如衆始泥首言殺人者張氏僕也公叱之曰若曹氣餒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彼顧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耶更召被縊者妻及其家廝養童訊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寘諸法而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微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官剽海盜盜或逸入興化界鎮將擒數百人將悉俘之公視其常雜髮者則曰此良民被陷也法當宥有年少者則曰童稚何知又當宥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廈門相望號要地國家既遣固山額真統兵營會城備應援而額真別遣梅勒分番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檄民夫供役多至三四千人其人荷重踰險或受鞭箠或苦饑羸墜崖以死者相

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者毋踐更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展其瓜期可乎乃議展歲四易者為再易蓋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兵火率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鶉衣鵠面而此曹子鮮衣張蓋縱橫市井間何所取之悉下令汰去止留謹厚者數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為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誅責公又槩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中傷公得旨鐫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殘獲罪士民咸快巡撫而惜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慎知名其去睢陳也將渡洪澤湖榜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惜此石差頑耳不然即陸鬱林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地方不愛錢者惟我與于參政耳此公泄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馮贈翁引至殯所誡曰汝母僅生女僕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目不瞑

也公既受命則又曰俟女有立而後葬女母及公以檢討謁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晚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太夫人憂數力疾徃問起居事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間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月日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早世其來請銘者次君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惟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諳吏治帝曰徃哉女學既遠女佐女長試女政事遂歷五藩不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途方軌胡然中躋所學什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鋒銳積此趾美用詒來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俟巍巍新阡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康熙辛未七月十九日靜寄軒錄

堯峯文鈔卷十二終

堯峯文鈔卷十三

門人侯官林佶編

誌銘三 共五首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吾吳有隱逸之君子三人焉曰彭先生諱行先字務敏一字貽令與其友鄭舉人士敬金秀才俊明年齒畧相若雖未及從宦顧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士大夫三人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討論文史揚扞翰墨杯酒肉談笑移日見者羨以為神仙中人也既而鄭金兩先生相繼物故獨先生巋然老壽以是尤著聲望故尚書睢州湯公嘗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先生以為重先生稱老病固辭及湯公還朝入見天子下訪吾吳人物公即首舉先生姓名以對他若總督潼川王公學使者吉水李公亦悉遣使齎書幣候問起居不絕然先生率引分瑟縮不敢輕往報謁也於是先生之從子瓏瓏之子祭酒定求相踵取進士祭酒

既以第一人及第最後先生之孤孫編修寧求復以及第第三人
入翰林家門鼎貴賀者填里閭先生顧愀然曰吾家遭遇若此吾
子姓其何以圖報益恂恂退讓日夕鍵戶悉謝賓客于請問出游
城市布袍屨屨以一老蒼頭自隨絕不盛軒輿僣從相銜鬻也康
熙二十八年某月日以疾終於家是歲某月日將葬諸孤以祭酒
所撰事狀授琬曰願為銘琬按彭之先故居臨江自明初以義旅
歸附隸籍蘇州衛遂家長洲踰數傳而有諱時者隱居不仕以大
耄終於先生為曾王父生嘉靖辛酉舉人天秩天秩生先生之考
萬曆丙辰進士汝諧釋褐甫逾月而客終京邸先生年未弱冠隨
伯兄蒲伏數千里護其喪歸哀毀無不中節識者稱其為遠大之
器既補諸生所師友悉知名士磨礪浸灌發為文章銳欲借科第
自奮而會友人以場屋事被訐其人與先生雅故陰援先生為左
證冀以解免而先生實不之知也遂牽連見褫或諷先生訟諸官

先生歎曰功名細事耳柰何墮人家聲俾蒙玷辱乎乃走京師上書闕下以自雪然始終未嘗歸獄其友也有旨還先生於學宮士大夫咸以為異數而滋推先生長者先生既坎坷摧抑自是亦不復思奮於舉子業矣明季用拔貢生謁選考授知縣見國事浸以不支竟棄官還隱故里教授生徒藉以自給者逾四十年編修所由成名者亦先生親訓督之使然也先生內行完潔事兄若嫂以敬育兄之遺孤子以恩當昆季晰產所晰有無厚薄槩置不訾省與人交醇謹無他腸雅善書法暇即簾閣據几力撫晉唐諸家莫不酷似貧不能購書數借人書手自校讐繕錄日課數十帙錯置中衍中時時繙閱不倦尤習前明典故每對知交必據故家遺老流風佚事娓娓抵掌以為常疾將革預尅期日屏去食飲湯藥至期脩然而逝春秋九十有二明亡以來吾吳之逸民未有康寧壽考高朗令終如先生者也先生歿而老成之典型於是乎凋落殆

盡矣當先生之年六十餘也躬營壽藏於東吳鄉祀字圩之原乞
鄭先生誌其壙而金先生書之於石誌中述先生之言以為持情
必平處物必恕加恩於人所不知施德於衆所不報其自叙云爾
知先生者謂之實錄云娶顧孺人先先生卒春秋七十有七已前
葬矣至是諸孤奉先生柩合焉子六人三男三女曰珮府學生曰
璜早卒贈翰林院編修曰球長洲學生壻曰諸生陸嘗吉曰朱有
孝曰諸生程棟孫十一人曰予繡予綬寧求實求宏求志求思對
廣益思光思毅錫光寧求為康熙壬戌科進士第三人官編修宏
求為府學生孫女六人曾孫男女十有五人先生長於琬二十餘
歲琬之少也猶及見鄭先生顧以久宦京師不及從之游金先生
之歿且葬也則琬為之銘至於先生由進士公而下與汪氏講通
門之好者凡四世矣况以先生之名德尤為琬所敬事此太史公
所謂欣慕執鞭者也後生晚進幸得以文字受先生役其何敢辭

故遂諾諸孤之請銘曰

彭之始兮鼻祖鏗維老壽兮沆今傳遠苗裔兮超其先猗先生兮
名德全文若獻兮儀後賢福曰五兮躬有四雖不富兮非所冀子
之子兮登貴仕身則尊兮德彌懿儼宿儒兮與寒士甘寂寞兮鎮
浮譁善之積兮慶靡涯制書褒兮光且華竚寵錫兮來 天家徵
斯刺兮知非夸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故兵科給事中吳公既歿之十有一年諸子卜葬於長洲金鷺鄉
之誠字圩又十有一年其配顧孺人卒越明年諸子將奉其柩與
公合兆公之葬也未及具石以銘至是持某所撰行狀問銘於琬
琬之祖妣湯太君視孺人為姪孺人蓋琬重表姑也吳汪又有通
家之好公季子又從琬游故琬不得辭按吳之譜曰周太伯後裔
由泰伯至今二千餘年屢徙不離於吳大王父滔贈襄陽知縣王

父之佳以進士累官都給事中萬曆中與同官合疏請豫教皇太子忤旨削籍歿贈太僕少卿父承科以公貴贈戶科給事中公諱适字幼洪晚值明亡自稱南國廢人早歲敏妙下筆成文章贈翁器之曰此兒頗類乃祖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推官以卓異徵甫去任而弘光主南渡入除戶科給事中內閣馬士英遣人致殷勤於公公弗報也於是士英擅政力援逆案中阮大鍼使掌樞柄共招致羣小謀盡逐東林黨人而武臣如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之屬皆與表裏相唱和尚書張公慎言爭之不能得引疾去閣臣姜公曰廣都御史劉公宗周復相繼去公意憤激極言老臣淪弃可惜因請申明祖制以清議專歸言官不報未幾公兼辦吏科事趙之龍疏薦前少卿陳爾翼爾翼亦在逆案中得旨起用公業鈔駁之矣之龍復疏辨公遂彈之龍畧謂祖制惟科臣與司封駁未聞以勳爵參者爾翼嘗稱魏忠賢用命而薦崔呈秀為

本兵夫以譖魏逆者為公道假魏逆而在亦必昭雪而後可以薦
崔逆者為公道假崔逆而在亦必推用而後可若一經勳臣條列
無論是否即登啓事則科臣封駁與銓臣甄別俱可罷而不設是
悖旨自雄而弁髦故制也疏入羣小恨公刺骨其明年進兵科右
而總兵官寧南侯左良玉方與馬阮交惡舉兵焚武昌以叛以清
君側為名初公之在衢也蔡奕琛嘗以夤緣事發覺上官檄公偕
他推官會勘公執法無所屈奕琛坐是得罪南渡初召為吏部右
侍郎或勸公往謝公故不往奕琛深銜公及居內閣思因事中傷
之公疏薦侍郎楊鶚可仍撫荆襄且言鶚與鎮臣良玉忤慨同仇
共矢夾輔云云奕琛摘其語票旨嚴加詰責已而良玉兵起即暴
死軍中其子夢庚代將連艘二百餘里破九江安慶諸府京師未
知良玉之死也中外大震九卿諸御史爭上疏請討良玉科中公
疏獨中止不果上羣小益疑出公意會士英遣私人方國安統兵

往禦良玉於江中國安顧焚銅陵掠南陵所至人皆嬰城固守公
訶知之中夜起草疏劾國安罪當斬并及鎮臣牟文綬劫掠狀或
沮公曰君休矣言之何益直促禍耳不聽奕琛果稟旨責公沮撓
國安軍又自露章劾公誣以黨逆下錦衣衛獄羣小必欲殺公以
快故憾御史張孫振遂言公東林後勁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
誅獄由是益急公亦自分必死纔逾月南京失守始脫身歸奉其
母徐太孺人避地邨舍中 皇清順治三年巡按御史用地方人
材薦非公志也不得已遷延行至中途而返凡杜門却掃者十有
七年太孺人壽終哀毀骨立以不勝喪卒享年五十公為人公廉
強直在科中僅數月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宗社存亡東南利病
至於是非非尤激切言之不肯媵嬰骹取合權要故深為小
人所忌其得不死者幸矣雖然公即死亦何愧之有彼小人者豈
遂能不死哉配申氏贈孺人再室以顧氏封孺人其先有大僕卿

諱存仁者世宗朝為名諫官即顧孺人高祖也孺人自公諸生時故以勤儉佐公起其家公方下獄合門駭懼孺人搖手戒家人勿令太孺人知晨夕拭淚定省無幾微見顏面蓋其孝謹類此公之既歿能力持家政而縱諸子於學俾皆致有成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人瞻康熙癸丑科進士誦殤詵廩例太學生懋乙卯科順天舉人誦太學生即從琬游者也女五人長適諸生申岳來次適申祖琦次殤次適候補中書舍人錢廷欽次適貢生李綿初孫男十一人女四人曾孫男女若干人長女申出也申孺人前從葬贈翁墓左故不祔公與其祖太僕公後先俱以直言顯名又俱以諫官終符贈翁之言吳人謂贈翁知子云銘曰

善規國者規人有無苟無人焉其國將墟明之季世蠅營蝸沸肆言鈎黨清流喪氣公也侃侃枝之梧之棟榱崩折勢莫能支幅巾布袍言旋三徑訖為遺老名高節勁浮圖雙峙野水環流宰木鬱

蒼公歸斯丘乘雲駕霓風雨下上公靈儼然百世所仰

貞憲先生墓誌銘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為位以哭且往弔其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蓋以貞憲易先生名衆皆曰然因作謚議之文奠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銘予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謚矣予故不敢辭乃為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曆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啓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政公

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受經陶菴黃先生之門竝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為陶菴所引重王師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瀨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喪狼籍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鈎引者尤衆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夭兩從兄又皆從其父死伯兄又挾從弟瀨亡命惟先生在耳顧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官府符檄次謀殞殮次拊孤寡蓋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先生亦不暇恤也有司捕瀨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誅以好語脅以嚴刑俾具白瀨踪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侯氏者猶乘間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恒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故產

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已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為小友晚而定交於予予少先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為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遽談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徃徃能處常而不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為宗以為讀孟子而悅然悟其所以為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

之汨汨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竒正隱顯起伏闔闔隨吾
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
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謔體而極之自得以為苟自得之
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
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
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蓋自陶菴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
得師傳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
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毀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女
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崇縣學生次萊
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
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雷霆晦冥轟擊條
焉止霽雲澍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

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汜於潛蟄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侯記原墓誌銘

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曾既以城陷不屈死其子演潔皆從死已其弟太學公又以事被執太學冢子柅園府君與通政公幼子澣適在他所故不及於禍不移日而名捕澣之令下君不暇顧家竟挾澣以逃達於支硎之中峯訖言追者將至澣大懼欲歸就死君持之泣曰不可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立遣澣而身自登小舟攜酒痛飲解其腰間金以與舟人揮之去乃大書澣姓名於衣襟殆徧躍入水自分必死矣會有洄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家也盍留故衣水次倘有追者當以示之給令求尸水中耳君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有老僧雜君髮更其名一正授以盞曰汝勿留此吾誓不汝泄也復至

中峯中峯僧匿之而澗亦雜髮亡命間道渡江匿於揚之天寧寺
矣事甫定君母弟掌亭先生迹知在所遺書勸君還君乃謝中峯
僧變姓名往來崑山常熟間逾三年聞澗死與掌亭先生哭之慟
君拊胷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吾為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
極乎趣歸故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以主通政公祀乘夫死又
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君遂無後澗歿命以掌亭先生子萊為已
後嗟乎天之禍侯氏何酷也微君兄弟相與奔走內外支持門戶
則侯氏斬焉無遺矣豈天果未定乎抑視天寢寢從古所歎不獨
在侯氏然邪君諱沆字記原老居柘園遂以此自號蓋太學公諱
岐曾子而太常少卿諱震暘家孫也幼聰穎太常公家居嘗與子
弟論李可灼紅丸事君甫九歲侍側即請曰楊漣既與方從哲同
被召在內廷當進紅丸時何不面諍而顧從衆出宮門乎公由是
大奇之稍長為諸生與諸弟講求經世之學期達於用而君尤忼

爽有志節落落自喜嘉定之以銀折漕米也著為令甲久矣崇禎
之季流賊告警議者復令輸五萬餘石以佐軍興嘉定士民苦之
其明年將伏闕請免募能行者君慨然與張先輩鴻磐詣闕下疏
陳嘉定素不產米連歲大饑人相食之狀具為諸公卿條其利害
甚悉朝議韙之訖如所請至今士民賴焉是歲以例監生中順天
鄉試乙榜凡與乙榜者方合疏乞準貢而閣臣顧遣私人邀賂君
即拂衣以歸是後不復應舉晚而學使者旌其門曰高士君亦峻
拒不受也始君歸自京師知明將亡盡出其室竄孺人匿具易金
歸諸王母龔太恭人請白塔田二頃將往耕之筮得震之剝筮者
曰未可行也君曰否予退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无不利
也予為長子成卦皆動宜與婦行也變而碩果宜得獨全也互曰
禴祭受福所謂不喪七鬯也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曰黃裳元吉所
謂大來也且吾資於婦上承王母黃裳居尊王母當之矣吾其行

乎既而俱如筮言康熙十六年遘疾復命筮之筮者曰是兆也是為出於死門君笑曰向者震之剝所謂出死門者也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達者以為知命壽六十有四配杜繼審二子乘來宜皆審出即後先嗣從弟者也女二許嫁許玘紫其俱殤君既丁禍患故為學益進嘗論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死可用剛直者乾主於剛然繼之以健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以敬然繼之以方外以義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恃吾血氣而不撓不摧吾能免於悔吝乎蓋晚歲所得如此某年月日其孤某卜葬君於某鄉某原乃來請銘銘曰

侯之門兮忠且義保孤難兮殺身易君九死兮心彌慰極飄泊兮天之涯茹荼檠兮甘如飴幸生全兮返故栖君之兩父兮翔正氣薄雲與日兮摩天際今往從之兮其可以無愧

廣西提學道僉事申君墓誌銘

在昔吾吳少師申文定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三朝中歲入內閣為神宗首輔於是值國家昇平時居中調劑東宮採掇建言諸臣從容進退衆推賢相生二子長曰兵部尚書公用懋次曰廣西參政封通奉公用嘉區為東西兩房諸孫後先通籍者十餘人諸曾名御勝衣冠拜起者數十人高薨連牆鱗次以居里父老觀仰太息以為吳中甲族之盛前此未有也參政次子曰戶部侍郎公紹芳其最少子曰候選推官公紘祚推官入國朝為子同榜進士最後捐館舍而申氏始中落文定公故第至是亦授他氏矣又五年而君復擢甲科君諱穩字叔旆其王父即通奉公也父諱某通奉第三子以文定公廕嘗官內閣中書舍人以君貴累贈禮部郎中禮部公家門貴豪其三世門生故吏及姻黨甚夥往來送迎餽問所費不貲而歲入頗減以是益困暮年家居延訪名師益友俾與

君相濟磨為文章欲以再興申氏君自少穎悟雖不廢游嬉而長於記誦甫弱冠善屬場屋之文順治末遂舉江寧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歸拜翁媪於堂下禮部公喜曰兒勉旃尚無隕吾先少師之緒君亦慷慨自奮竊謂功名可階梯升而戾契致也授內閣中書舍人以 覃恩加一級又以收掌實錄加實俸一級進禮部祠祭司主事又以 覃恩加一級再補儀制司歷進郎中 覃恩又加一級康熙二十四年擢廣西提學道僉事君居禮部久諳練故實諸司有事尚書必問申郎中云何其見倚重如此君之任中書也故事有考選例衆謂叔旆必首得科道官矣而以例格故不得及官郎舍又當考選君亦自詭必得矣而以連丁內外艱故又不得由曹郎出視學政在吏部銓直常調耳他同舍郎或攘臂獵取之而君回翔日久又懂得廣西廣西介嶺嶠之間距京師五六千里越長江重湖而後至蠻煙瘴癘士大夫每不樂往君體豐碩素

不耐炎熱人地絕不相當所親恒微以諷君君則徧考嶺外圖經
詢問土俗與夫七星巖獨秀山之勝買舟東裝而行笑曰此非韓
退之范至能所稱驂鸞者耶吾何以不可往然之任再踰旬而復
丁嫡母艱以歸歸不期月而遂卒豈果命為之耶申氏自文定公
以來凡擢甲科者率都顯仕享高年其蚤世者莫如推官公其宦
而未及顯者則又莫如君君為人機警通知世務之變交游親故
方溢朝列力能為君推援而君訖數奇不偶官止於五品壽止於
五十有一文章不行於世而功名不大著於朝可悲也君事兩
母有至性生養歿送無不如禮晚節數過予虎丘書舍意惓惓若
有屬者未卒前數日書舍桂華始放君復至相對清坐者移時然
後去俄而訃音至矣配徐宜人累贈左都御史諱某之女治家嚴
整有法前君十月卒子男三長曰珂康熙丁巳科舉人次曰琳國
子生蚤夭又次曰璋吳學生女二長適諸生黃璜一在室孫男二

孫女三其孤卜於某年月日合葬君夫婦長山鄉羊字圩之新阡
來乞壙銘汪琬曰予曾大父參政府君與文定公嘗同硯席府君
上公車文定公方主會試以失府君為憾府君之葬也文定公實
銘其墓予諸生時禮部公欲延予家塾為君師適予連舉科第不
果蓋有通門之誼舊矣其敢不銘銘曰
遠追文定其世維四族胄則華科名則偉公侯之孫宜復其始雖
中道七餘慶未艾

康熙辛未七月二十五日靜寄軒錄

堯峯文鈔卷十三終

卷之八

...

...

...

...

...

...

...

...

...

...

...



堯峯文鈔卷十四

門人侯官林佶編

誌銘四

前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弘光帝即位於南京於是禮部尚書顧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為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繁有徒至於忼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勢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醅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為一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謚曰忠襄是時閣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嬖士英者遂劾公

失守罪以是格贈廕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搥腕長歎以為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臣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上疏請讓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為援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原於是太原復告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十人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已之促公歸也懼得罪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巡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留不進自成遣偽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

以令衆或諷公寇深矣盍循故事出竟候代乎公毅然曰吾封疆
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柰何藉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
乘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
害地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衆無算自
成亦樂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
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
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麾下士欲劫
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
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
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祠之
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
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戕而弃之海子材官段可達廉得之竊
買棺槨葬於南門外之東岡我 清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爝往

負公樞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嗟乎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既奉旨解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辜竟上可也不則與衆偕奔俟賊之釁以為後圖亦可也而公俱不謂然夫公之涖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瓦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虵蜉蝣子之援張空拳裹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而不顧誅之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豈倉卒所能辨哉公蓋素宗王文成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幸而名成功遂享有封爵則為文成不幸而身死國裂委尸溝壑則遂為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均也方公為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為根要以至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為階級以發憤疑問淡造自得為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

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即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間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疇贈某官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冒陳姓公既貴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曆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為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謁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出為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政改寧前道我清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叙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望為上官所倚重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驕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

壽悅乃徐謂曰邊事急幸幕府戮力敢相危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尤貴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詘則為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歡然通賓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蹇蹇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戡定必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既擢撫山西愍帝召見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為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而後能彊欲勸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愍帝頗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

明之季中朝諸鉅公貴人惟知分持門戶日夜以語言相齟齬其
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
得左搯右梧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為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
斲社稷而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
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既已爭光日月而彼小
了纖人蠹國憤宗之餘乃復覩焉面目騁私意以詘公論不懲其
心覆怨其正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
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燿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炘其仲
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炘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
女二人壻管熙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為行狀叙
公官政甚具子畧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公曰

公乎歸來雁門岌業道阻修些河流滂湃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
久留些公乎歸來我馬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檀森成行些歸來

歸來乘雲龍些公乎歸來刺栴丹楹有崇祠些羔膝兔膾襍豚肺些歸來歸來薦清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越千億年今名不沒些

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三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潼酪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為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

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逮公捐館舍未逾月而
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
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蝎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
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
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為
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
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
為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
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趙
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
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
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
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

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䟽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䟽不悅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為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芻牛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

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贛四
省上游地穹山深菁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
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畧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
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贛人以
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
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
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貨驢
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
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
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
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
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陸辭之日 賜鞍馬綵

緞白金五百兩繼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奢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捕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遊山水間以為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鬪毆恐愒民財事急即恃勢豪為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故釁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姦巫淫尼闖入人閨閭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為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賅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為

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
明神宗朝所加九重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
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詔擢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
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
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
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耍不撓忌者方
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
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
閣擬旨下部究主使上乃命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
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媿謝之
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慙且憤所
以誣鱗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為示恩干譽於是公

已患病竟為讒言所中有輔導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皇太子講筮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上持寬其罰錮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旨猶秘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路諱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聘更謀興大獄羅織公

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為難配馬恭人子男子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渠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為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為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為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一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覩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泫泫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

琬雅以直諒為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為國純臣為世儒碩道禰洛閩志宗稷益維吾世祖拔公幼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螫閭里世祖儲之遺我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遽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帝德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岡之丘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竢良史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治

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關若此安用臣為實陰刺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既而東西兩路兵俱為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寧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寧士民洵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賫啓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棹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畧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與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刺骨潛使使詞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為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嫉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撫拾保寧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世祖燭公寃特從寬流徙盛京康熙十

年今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
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寃府尹蔚
州魏公至謂為三桂所仇者正為 國家所取柰何棄置不錄尚
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後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特

旨取還錄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留差一年其
年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進副左其明年遂命巡撫廣西
陛辭日 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 賜御廐良

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也
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及公
疏彙寓書堯峯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字
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為定州人曾祖
某祖某父大鈞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
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

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
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
畧見四方猶未寧一獨以澄清寇亂為已任其在保寧園中也

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着公疏畧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
待哺是兩敵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奠秦之助而
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
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
繞岸求之蕃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衆兵家口悉
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參游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
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
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
即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叙重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
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

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巖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丑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鳥銃劍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嫻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兵雄騎為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既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涼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

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狽獠獠諸蠻所在
睥睨公因䟽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
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言悉
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寧太平思恩諸府縣行
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數
千里不毛之地又為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弘烈請祠為故知府
劉浩故知縣周岱生請卹闔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顧
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既而喪將北歸炷
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
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為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
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既至乃請以庫項
扣抵顧諸務倥偬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
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已愛民免其奪職

已又奉旨稱公如前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
意益異數也公學既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
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
之堂既而築書室三楹間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
學以主敬窮理為工夫以身體力行為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
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
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
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廩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
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
男女六士大夫咸謂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既簡諸生前又
卹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
也琬則以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先皇帝不之知也三桂兇
績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先皇帝則公之元

已喪而肉已背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於遠使避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為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叙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

顯允郝公蹇蹇諤諤迅擊亂臣如鷗如鴉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 皇衷 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睚眦遺黎杌隤嗅之咻之資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歿又卹之小人汚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巍巍瘞此銘文勞臣之思

顧徐赤墓誌銘

君諱埴字徐赤姓顧氏自孫吳有國以來千四百餘年為吳中著姓父某祖某皆太學生曾祖某廕監生而高祖九思則隆慶中進

士累官至通政使者也娶於王亦著姓少傳文恪公六世孫女君年甫二十六而病病數年始愈方危急中所費醫禱無算其家遂落且以文士雅不善治生數被困於徭賦而會王孺人又歿自分病不能支遂析產諸子而身受其養性恬淡寡欲苟無媵侍至是病稍愈益犍戶獨居一室中諸子以鮮衣好食進者輒屏不御屹然靜坐終日頗習導引養生之說恍然若有所寤如是者若干年而丁太學公艱以過毀復病病屢愈屢發又六年而卒享年五十有八實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也君少善屬文號名諸生為人仁厚坦易未嘗忤物尤喜賓客凡四方士大夫造門者無不盛供張與相結納當君未病時里中故有文社曰慎交予之族人多廁其間而君亦與焉故子與從父自遠再從弟寶文皆數從君課藝飲酒甚歡而子仲弟摺九尤善於君其後社事益盛往來率賢豪知名士然以文章行誼見推輩行者計不過數人君其一也既而各

以他故引去子亦宦游滯留京師而君遂病廢識者悉為君歎息及子自郎舍告歸始復得相見君雖善病而起居動靜如故子謂君既知養生以致壽考無難者嘗舉此以告君之長子敕五顧子言竟不驗也哀哉子長君二歲自遠少於君亦如之搢九寶文視君俱畧相上下當君之卒也寶文已先一年死而自遠搢九死且久其最久者幾二十年矣獨子衰老僅在爾然則叙君事行使傳於後世非予其誰君有子五人曰敕五曰敷錫皆太學生曰撫五曰三典吳縣學生曰良五女三人適太學生陸裕國吳閏諸生胡鳴臯孫男女若干人先是王孺人葬長洲縣尹山某鄉之原君歿之明年諸子奉其柩往合焉君性純孝素不信術家言其葬父太學公也術者阻以日干不利正色曰古者葬有定制何論利不利哉設不利吾自當之蓋達而知禮如此故諸子悉守其家法云敕五字有典三典字有常方以文學著聲庠序間用能大君之後而

